



【世相】

# 你有多想成为不一样的自己

□叶倾城

谁没有一个潜藏的自己,如银河里你看不到的暗星云?谁不曾刹那间厌倦目前的一切,心里一只蠢蠢欲动的幼兽,在扒着心扉张望外面的世界?有一句名言,叫“生活在别处”;有一本书,叫《不一样的生活》……

你到底有多想成为不一样的自己,多想过不一样的生活?

有个网站,被人讽刺是“分享你刚编的故事”。类似于:“年入百万是什么体验?”下面许多回答是:我是90后,我刻苦努力得了第一桶金,但我不忘初心,我每天读英语、跑步、健身——这哪里还有时间赚钱呀?另一个问题:“有人与明星做过邻居吗?”马上就有很多人答:“是的,我就是某明星的邻居。该明星真人比银幕上更帅,为人超热情,还帮我煎过牛排呢……”

开始,我毫无疑问地认定这些人是骗子,所谋甚大。那些听信他们的,则是傻瓜。但后来我渐渐发现,说的人不过是在讲故事,像阿拉伯商队在沙漠里,漫漫长夜以故事取暖;听的人也不过是在听故事,像瓜田李下盛夏的傍晚,聚在井边听个野狐禅打发时间。说故事,听故事是人的天性,在这过程中,双方都跳出三界外,不在五行中,进入了另一个瑰丽的世界,是不一样的自己。

如果真信了,会怎么样?曾经有个少女叫爱玛,十几岁就开始读爱情小说。她读过《保尔与维尔吉妮》,就整天幻想着毛里求斯的小岛、毛竹小屋,英勇的少年爬上比钟楼还要高的大树为她摘红果子,赤脚踏过烈日下滚烫的海滩为她抱来一个鸟巢。她一定读过亚瑟王的故事,她愿意是金发的桂妮薇,有骑士为她生、为她死,但她也愿意是心碎的伊莲,为骑士生、为骑士死。痛也好,爱也好,就是不要庸常的真实生活。她试过,想跟“谈吐像人行道一样平板”的丈夫恋爱,但就像用火刀敲塑料,激不起一点火星。爱情是不可思议的大鸟,她求它带自己去别处。当她终于有了外遇,她满心都是狂喜,她终于是女主角,这世界上将有一本以她的名字命名的传奇。是的,那本书的名字叫《包法利夫人》。

到最后,人财两空的爱玛·包法利自杀了事,身后负债累累。即使不想承认,她也必须承认,这几段关系里,她是被骗被嘲笑被辜负的。她的故事是笑柄、是新闻,恰恰不是传奇。她仍然是活在当下,活在小城女子的浅陋无

见识好蒙骗里。

《包法利夫人》毕竟是小说。小说的动人,大部分来自于虚构,在虚拟的时间和空间,痛苦从不真实发生,再严酷的考验,为难的也只是书中人物。惨叫声是音效,鲜血是番茄汁。而那由真实写就的小说,拍就的剧集呢?

有个女孩子叫帕波,家族里有很多医生、律师和教师,也有人做过护士、诗人和法官。她毕业于全美排行第二的史密斯女子学院,很显然,她将做一份体面的劳心不劳力的工作,与同阶层的人结为伴侣,再努力培养儿女上藤校。但,这是多么甜腻无味的生活,帕波想饮烈酒,想骑烈马,想轰轰烈烈。

帕波认识了35岁的诺拉。诺拉告诉她,自己的妹妹崇拜巫术,是一个毒枭的情人,诺拉也被妹妹的朋友拉着加入了走私毒品的企业。这一切听起来黑暗、可怕、恐怖、疯狂,也难以置信地让人兴奋。诺拉简直是从《教父》大银幕里走下来的,活生生降落在帕波的生活中。帕波在这刺激里,身心俱醉。帕波跟着诺拉去了巴厘岛,每天晒日光浴、喝酒、跳舞,参加水上帆船运动和滑水,同时——帮诺拉去银行取钱,越来越深地介入到这个贩毒团伙。有一天,诺拉明确地说出,希望帕波为她携带毒品。帕波知道,这是自己选择的结果,她很害怕,但她不能不答应。

上帝在最后关头发了慈悲,诺拉的计划出了破绽,帕波松了一口气,知道自己该逃走。飞机降落在美国后,她切断了与诺拉的所有联系,回到她本来就在的主流社会,在电视制作公司工作,交往了一位做媒体的男友拉里。日子在正轨上走得很稳当,仿佛从未脱过轨。

一天,帕波家的门铃响了。“我们是警察,你被联邦法院指控,罪名是走私毒品和洗钱。”像做梦一样,而噩梦中的恶魔突然现身在你家。你以为你只是好奇,只是玩,像坐了一次过山车,尖叫过,心跳过,下了车就安安心心过日子了。但是,每个行为都有代价,每当你种下因,你得接受它可能结出的果。后来,她把这一段前因后果和狱中经历写成了一本书,拍成了大热的剧集,叫做《女子

监狱》。

帕波是幸运的,出了这样的事,未婚夫不离不弃,母亲每周去监狱看她,朋友们鼓励她,全世界的读者都寄书给狱中的她。得到的爱越多,她越惭愧:她伤害了这么多最爱自己与自己最爱的人,只是出于任性,她太想冒险猎奇,却被险所冒,被奇所猎。

谁没有一个潜藏的自己,如银河里你看不到的暗星云?谁不曾刹那间厌倦目前的一切,心里一只蠢蠢欲动的幼兽,在扒着心扉张望外面的世界?有一句名言,叫“生活在别处”;有一本书,叫《不一样的生活》;有一个画家叫高更,摆脱世俗逃到了大溪地;多少人曾经毅然离乡背井、漂洋过海,去到山的那一边。麻烦就是:选择了“不一样”,“一样”你也别想要了。把现在的日子打个粉碎,像高层玻璃破裂,像山体呼啸着滑坡,命运之锋利、之残酷,会在顷刻间割得你遍体鳞伤,吞没你,就像它吞没过许多人一样。你,真的准备赌这一把吗?

幼兽总会长大发胖懒得动,但在年轻时,该怎么应对它?是放它出去玩个够,直到它玩累回家?还是严防死守,绝对不容许它有非分之想?

选择前者,它可能一去不回头,顺带你带到深渊里,就像帕波一样;选择后者……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中年人还在出轨,还在渴望爱情或者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,再严厉的禁制也不可能管用一辈子。

而作为家长,该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?是说:我理解你的狂念,你想文身,你想进入不可能的行业,爱不可能的人,但现实有现实的规则,人生有人生的规划,让我们从长计议。还是说:去吧,我不知道你的未来属于大道还是野径,时代一直在变迁,你会是先锋还是祭品。反正,你做什么我都爱你,你得奥斯卡奖我坐在台下为你鼓掌,你妻离子散我是你的大后方,你进了监狱……呃,我也会每周去看你。

要不然,其实还有一个选项,就是——上网,分享你刚编的故事。故事里,你是不一样的你,有不一样的人生。

【实录】

## 十个人看我直播 有一个还是误入的

□丹萍

直播这么火,我也搞了几场,给孩子们讲怎么写作文。特意问了朋友,娃们都是几点结束学校的网课,方便他们被迫来捧场。

朋友们都很开心,没想到学校的老师下播了,丹萍老师又上线。他们催促着娃们来上课,还在直播间按江湖的规矩给我刷礼物,还拍了娃拿着手机看我直播的情形发给我,证明虽然我的用户不多,但忠诚度还是相当高的,鼓励我把直播进行下去。

娃有的趴在沙发上看,有的一边吃饭一边看,有的抱着狗看,有的“靠墙蹲”看。我问他妈,娃为啥要这样看啊?他妈说,上网课上了一天,要活动活动。

我为当主播投资了几样东西,供大家参考。

一个落地的手机支架,带着一个大圆环的灯。这个支架可以同时架起三四部手机。灯可以调暖光和冷光。但晚上直播如果只用这个灯的话,暖光的效果,让镜头中的我家看上去有点像声色场所;冷光的效果,有未来感,我穿着白T恤,冷光一照,镜头中像宇宙战士,特别凌厉。调了半天只好放弃了。但那个支架架起手机后,可以前后左右伸缩扭动,方便我调整镜头中自己的角度,真是好用。

还买了新的高光粉底。但发现手机的美颜功能打开,人已经美得过分了,不能再精雕细琢了,弃用。

另外投资了一个画眉毛的神器。因为很多家长说我的眉毛又黑又短,像一个逗号在脸上,很不严肃。尤其是在我说“写作的经济性原则”“这样比较严肃的话题时,孩子本来就不爱听如听不懂,看到我的眉毛,很容易出戏。但画眉实在很难啊。朋友甩给我一个购物链接,是一个画眉毛的神器。拿到手我乐坏了,十几元钱的东西,不但包括一支眉笔,而且包括十几个塑料的画眉毛“模子”。模子就是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塑料文具,镂空出很多图案,放在纸上,我们可以往镂空的位置里面填颜色。把眉毛模子扣在脸上,可以用填色游戏的方法画出十几种风格的眉毛来。我选了其中的一种,一下子就把眉毛画好了,不像逗号了,挺好用啊。

生活太便利了,让你不用花时间解决任何问题,催促着你向前跑。

凡事就怕认真,直播了几场后,我开始关注直播这个领域了。有直播狗狗睡觉的,狗爱答不理,都有四十万人在线。我的直播就十个人在线,其中九个人我都认识,

还有一个是误入的,问了一句卖什么,我还没来得及回答,就走了。大家说,不是我讲得不好,我讲得特别好,肯定比看狗睡觉对大家的帮助大。但哪有人爱写作文啊?听课不符合人性啊。一个朋友说让我干脆试试直播我家狗狗佐罗睡觉。

佐罗的智商比较高,知道直播是红海,看见我拿手机镜头对着它,扭头就跑,气得我一边追一边喊:“败家的玩意儿,跑什么跑啊?怎么人家都行,就你不行啊!”

昨天朋友说,直播没戏啊。大概是我不会成功的意思。我说,如果论“有戏”,我连做个普通人都没戏。做饭、插花、看小众电影、调制精油,没一样能达到平均水平,每天只是活着就已经险象环生。团购了治疗烫伤的神奇药膏,结果发现自己从来没有被烫伤过;刚刚把药膏断舍离了,烤面包就把自己的手指头烫伤了;面包好了,娃说要吃快食面,面包只好给狗,狗刚要吃,我忽然想到面包里面有葡萄干,狗不能吃葡萄啊,于是又去狗嘴里抢面包,抢完面包想到,我的手指头受伤了,如果沾了狗的口水,那和被狗咬有什么区别,会不会死?万念俱灰。

所以我经常和身边那些娃学习不算特别好的妈妈们分享:每次考试都排后面,老师也很少表扬,如果咱们的孩子是这样的孩子,他开开心心上学,开开心心写出一篇没有一句通顺,老师也不会拿来在班上读的文章,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。我们要给他们更多的爱啊。

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差生心情,坐在镜头前面。脚底下趴着不上进的狗,眉毛是按模子画的,因为手机有美颜,所以连粉底都没用。

我花了不少时间,讲《静静的顿河》中的景物描写。春风追逐着野火,贪婪地吞噬着干枯的梯牧草,越过驴蓟草的高茎,从褐色的艾蒿顶掠过,沿着低地烧去。

我的朋友们偶尔拿起他们的手机,给我刷礼物。刷的礼物够多,直播系统就会给我生成一个王冠,戴在手机中的“我”的头上。这些和自己年龄不太匹配的奖励,让我生出一些荒谬感。

说实话,我自己也没看出来我做这件事情能有什么前途。但我们的好多热情,都是被有没有前途的判断浇灭了。好像一切都来不及了,又好像一定要追赶上谁一样,来不及的感觉,让我们慢慢变成了一个热爱养生的人。

我没看出来我做这件事情,还有正在做的其他事情,能有什么前途——兴之所至,就是意义所在吧。